

拿反華當飯吃 鄭國恩之流難逃正義的清算

國際銳評評論員

“維吾爾族有句諺語：‘向上拋石頭，留心自己的頭’。鄭國恩這個騙子，不要再當睜眼瞎，小心石頭會砸中你的腦袋。”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18日舉辦的一場新聞發布會上，來自新疆喀什的古麗波斯坦·如孜憤怒地說。

鄭國恩是誰？這個47歲德國人被西方一些勢力追捧為新疆“研究權威”，實則是大量涉疆謊言的始作俑者。近年來，他頻頻以所謂“學者”面目活躍於國際場合，但其老底早就被揭穿，西方媒體對此報

道很多。鄭國恩作為美國極右翼組織“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成員，是不折不扣的反華研究機構骨干。換言之，反華就是他的飯碗。

據統計，自2018年以來，鄭國恩先後炮製了十多篇抹黑涉疆的文章和報告。從所謂的“強迫勞動”到“強制絕育”，從所謂的“文化滅絕”到“種族滅絕”，這些聳人聽聞的詞句都是他炮製出來的。西方反華勢力對此大加追捧，一些無良媒體和西方政客故意傳播煽動。不少對新疆不了解的西方民眾，就這樣被蒙蔽了。

頗為諷刺的是，這個

所謂的新疆問題“專家”，竟然一次都沒到過中國。對鄭國恩名下的報告稍加分析，就會發現，里面充斥著篡改捏造、斷章取義、前後矛盾之處。這哪里是什麼學術研究，分明是披著學術外衣的政治工具罷了。

比如，鄭國恩在一份報告中稱“有90萬至180萬人在新疆被系統拘留”。但據美國獨立新聞調查網站“灰色地帶”調查，這一數據是僅憑某反華組織對8人的採訪和粗略估算而得出的荒謬結論。鄭國恩根本不管採訪的真實性，蓄意使用，用心不言而喻。類似伎倆，在

他的其他“報告”中也屢屢出現。

就是這類稍作了解就能戳穿的謊言，卻成了西方一些人眼中的“香饈餚”，這背後的原因值得玩味。

長期以來，西方存在这样一种怪現象：反華言論無論多麼離譜、多麼背離事實，總能迎合一些勢力的需要。作為西方反華機構豢養的“學術打手”，鄭國恩就是瞅准了這個空子炮製涉疆謊言，為自己博關注，向主子們邀功請賞。而那些天天拿著放大鏡給中國挑刺兒的西方媒體，巴不得有这样的跳梁小丑喂料，什麼客觀真實的新聞準則，什麼專業主

義的職業操守，統統被丟到腦後。那些對中國充滿敵意和意識形態偏見的西方政客，也如獲至寶，以此為所謂證據，對中國實施“制裁”，好一套強盜邏輯！

謊言不可能走遠。從法國知名作家馬克西姆·維瓦斯著書揭露那些從未去過新疆的人製造假新聞，到美國獨立新聞網站“灰色地帶”多次刊文披露涉疆調查結果，再到多國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6屆會議上力挺中國治疆政策，一個真實的新疆正展現在世界面前。鄭國恩的反華操作遭到國際社會的唾棄。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新疆當地人士站了出來。在18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來自新疆的官員、宗教界人士和普通民眾紛紛以事實和親身經歷，戳穿了鄭國恩編織的種種謊言。比如，一位名叫米吉提·依米提的新疆棉農憤慨地說，“我們種自己的地，收自己的棉花，掙自己的錢，怎麼叫強迫勞動呢？”

據報道，針對鄭國恩之流的造謠中傷，新疆部分企業和民眾已經拿起法律武器，堅決捍衛自身名譽和權益。鄭國恩及其背後的反華勢力，必將遭到正義的審判和清算。

萬隆：玉平

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在靠近海邊的一間木屋，一位產婦在接生婆的幫助下產下了一位男孩。孩子出生後，可憐的產婦耗盡力氣，奄奄一息，都還沒來得及看剛出世的嬰兒一眼，就因難產流血過多離世了！嬰兒呱呱落地的哭聲，女兒喊媽媽醒來的呼聲及丈夫的默默流淚，已永遠喚不醒那以命換命的母親了。

剛出世的嬰兒，頭髮濃黑，眉目清秀，是個俊美的小子。他出世的那年剛好是龍年，所以爸爸給他取了個名叫龍兒。比龍兒大兩歲的姐姐叫香兒，是個乖巧的小女孩。沒有了媽媽的香兒，龍兒在爸爸又當爹又當媽的撫養下漸漸長大了。

龍兒的爸爸靠打魚為生，每天早出晚歸，天沒亮他就出海打魚，傍晚回來，有時是滿載而歸，裝滿了一船大大小小的魚回來；但倒黴的時候，打到的魚只裝了船的一個角落。而漁夫的日子並不好過：魚打得多賣不出好價錢，魚有價時又捕不到魚。幸好

兩個孩子都聽話，餐餐吃魚拌白飯，他倆也吃得津津有味。他們還能幫爸爸曬漁網，把賣不掉的魚用鹽醃起來，曬干，做成鹹魚帶到菜市場賣。姐弟倆每天還來回走路到離漁村三公里外的一間國立學校念書。懂事讀書用功的姐弟倆，每學期都名列前茅，拿第一名。這是讓龍爸爸最感欣慰的一件事，他不想孩子像他那樣在海上漂泊捕魚，過著窮困、沒盼頭的生活。他希望兩個孩子讀書畢業後能走出漁村，到社會上干大事業，做有用的人。

可是，天有不測風雨，人有旦夕禍福！无情的災難又降臨在兩個孩子的身上。有天，龍爸爸凌晨出港捕魚，一直到了太陽落山都還沒回來。龍兒和香兒在家等得心慌，只好跑到海邊去等爸爸的歸來。太陽下山了，天黑了，星星月亮也出來了，姐弟倆向大海一聲一聲呼喚著：“爸爸您在哪儿呢？爸爸怎麼還不回來呀？爸爸！您回來吧！香兒、龍兒要爸爸回來！”可是回答的是那洶湧澎湃的海浪聲。在那伸手不見五指，一望無邊的大海上，龍爸

龍伯 (小說)

爸的漁船始終沒出現。沒辦法，姐弟倆只好回家去告訴鄰居的伯伯叔叔們，要他們幫忙找出去捕魚沒回家的爸爸。鄰居們知道龍爸爸沒回來的消息，大家都吓了一跳！因為這麼晚龍爸爸沒回來，恐怕是凶多吉少，在海上遇難了！天色這麼黑，海浪又這麼高，也不可能出海去找龍爸爸，鄰居們只好安慰姐弟倆，叫他們先回家吃飯睡覺，明天他們一定會出海把爸爸找回來。第二天，天剛亮，幾個漁夫結伴去找龍爸爸。他們也約好了，就算沒找到還活著的龍爸爸，也要找到他的屍體，總之活要見人，死要見屍。到了海上，鄰居們分頭去找，可是无情的大海，帶給鄰居的只是焦急、失望……在海上他們找不到龍爸爸的人，也沒見到浮在水面上的屍體。鄰居空手而歸，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香兒龍兒姐弟倆。聽到爸爸已葬身大海，不可能回來了，兩姐

弟頓足大哭，鄰居也個個垂頭。那年香兒14歲，龍兒12歲。

龍爸爸逝世後，好心的鄰居照顧香兒姐弟倆，每天讓他們輪流到鄰居的家吃飯。兩個月後，有一個經常到漁村買魚的餐館老板知道了他們姐弟倆的不幸消息，起了惻隱之心，就把兩個孩子領回家中。善心的餐館老板把兩姐弟帶回家後，還讓他們繼續讀書。放學後，龍兒在餐館幫忙洗盤，切菜，做些雜工；而香兒在老板的家幫忙做老媽的女傭做些輕鬆的家務。在老板的家，姐弟倆安分守己，勤勞工作，勤奮念書。以報答老板對他們的再造之恩！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十年過去了。香兒和龍兒高中畢業後，沒有升大學。香兒嫁給了餐館老板一位朋友的孩子，過著甜美、富裕的幸福生活。而龍兒在老板的分店做了經理，幫忙老板打理生意。以後龍兒娶妻生子，

有了兩個男孩。孩子結婚後，龍兒又有了一個孫子。這時人們已不叫他龍兒，叫他龍伯了。花甲之年的龍伯，辭去了餐館的工作，在家里和老伴、兒孫，頤養天年，過著退休養老的生活，享天倫之樂！老年的龍伯是個善良、喜歡幫助人、喜歡募捐做善事、喜歡交朋友的好人。龍伯本家姓黃，真巧，龍伯也有兩個姓黃的好朋友，一個叫黃飛，一個叫黃來。這三個順溜的名字讓朋友叫得开开心，只要一見到他們，大家就會異口同聲地和他們打招呼：“龍飛來！龍飛來！”真好笑。龍飛來三個好朋友常常在一起談天、喝咖啡、打太极拳、下象棋……龍伯還把兩個好朋友帶去當年他和香兒住過的漁村，去時總帶著大包小包的禮物送給那兒的人。龍伯忘不了這個讓他和香兒生活了十多年的漁村，忘不了當年漁村的伯伯、叔叔們幫他們的恩情。雖然當年的伯伯叔叔現在都走了，但龍伯會把當年鄰居幫忙他和香兒的故事講給鄰居的後代聽。

72歲的龍伯臥病在床，肚子疼，不想吃東西，還時時嘔吐。孩子們很著急，帶龍伯給醫生檢查，但醫了幾個月也不見好。龍伯深知自己已不行，可能是不久人世了。所以他吩咐孩子在離開城市偏遠的地方買一大塊地皮來做家族墳場，他逝世後就將他埋葬在那兒，以後他的兩個好朋友黃飛和黃來死後也讓他們家人把他們的遺體埋在這墳場里。當黃飛和黃來來探望龍伯時，龍伯把這事告訴了他們，要他們告訴家人，以後照辦。看著病重在床上的龍伯，黃飛和黃來已嗚咽地說不出話來，連連點頭答應。看了龍伯，黃飛黃來回家的第二天，龍伯逝世了，永遠離開了家人，離開了好朋友，長眠於地。後來黃飛和黃來也先後逝世了，他們的家人都遵照了龍伯的遺言，把黃飛黃來的遺體埋在龍伯已買下的墳場里，就離龍伯的墳墓不遠處。以後，每年的清明節，黃龍、黃飛、黃來的家人都會帶上三份祭品去祭拜他們。“龍飛來”生前為友，死後為鄰的三位好朋友，他們至死不渝的友情，為後人留下永久的佳話。

萬隆：侯斐珍

我是一個利比亞的孩子，在戰亂中出世，在恐懼、哀傷和飢餓中長大，和所有戰亂中的人們一樣，我非常憎恨也非常恐懼帶槍的軍人，因為我認定他們是戰爭的始作俑者，戰爭摧毀了我們的家園，奪走了我們的親人。

戰爭一直延續到我十二歲那年才平息，可是我的父母和兄弟早已在戰亂中失散，只有爺爺奶奶和我相依為命。面對滿目瘡痍的家園，望著傷殘飢餓的人們，我好想念我的父母，我決意去找尋我的親人。

像其他尋親的孤兒一樣，我們必須躲避那些殘余軍人荷槍實彈的盲目襲擊，必須忍受飢餓難耐的

無情煎熬，在茫然中抱著一絲希望地尋找。不幸在尋找的途中我踩到了地雷區，隨著震耳欲聾的爆炸聲我被震出了好遠，激烈疼痛使我昏死過去。

我在一陣劇痛中蘇醒，迷糊中隱約看到兩個穿著迷彩服的軍人在為我包紮，我驚惶地拼命掙脫，可是被緊緊按住了，我顫栗地喊著“別殺我！別殺我！”突然聽到奶奶的聲音在耳邊響：“孩子，別動，他們在救你！”一聽奶奶的聲音我顫栗著大聲喊：“他們是軍人！”又昏死過去。

再次醒來時我眼前又晃動著那兩個軍人的身影，我恐怖地嘶喊著：“奶奶快跑，快跑呀！”奶奶在我耳邊細聲道：“孩子，別怕，他們是好人，是好

天兵神將 (小說)

人！”

奶奶怎麼啦？怎會是好人？肯定是吓懵了！“爷爷，爷爷，你们快跑！”我声嘶力竭地喊。爷爷轻拍着我的脑门说：“孩子，你醒醒，醒醒，他们是天兵神将啊！”

糟糕！我越发焦虑，连爷爷也吓糊涂了吧？他们是恶魔，恶魔！怎会是天兵神将啊？我越焦急越浑身乏力，抓住爷爷的手又沉沉地睡去。

当远处传来的轰隆声再次把我惊醒时，爷爷说这已经是我昏睡的第二名。他说：“要不是那两名军人发现受伤昏迷的你抱回来急救，你肯定是没有

了。这五天里他们还隔天就来替你洗伤口换药呢！孩子，他们真是天兵神将啊！”

我愈发搞不清是爷爷糊涂还是我昏昏沉沉迷迷糊糊？此时外面又传来轰隆隆一声响。我一骨碌爬起来，竟忘了伤痛抓住爷爷的双肩“爷爷，他们又用炮弹轰炸了！”我的身体在颤栗。

爷爷将我的身体按回木榻上“傻孩子，那是他们部队在铲除废墟疏通道路。”爷爷接着说：“他们的营地就驻扎在小镇的东边，他们救治伤残的平民，修复坍塌的民宅，还准备为你们修建校舍

呢。他们真是天兵神将啊！”

在炉灶边劈材的奶奶也跟着搭话：“依我看呀，他们是救世主降世，昨天下午他们部队在施工回来的路上，发现躺在废墟边的阿提法和娜塔莉这对小兄妹已经饿得快不行了，一个当官的立即吩咐士兵们拿出晚餐用的麦饼凑足一布袋交给这对小兄妹。今天一大早阿提法的父亲扛着锄头跑到施工地点向他们跪下道谢并执意要求参与劳动。”

爷爷听完沉思了一会后拍拍大腿道：“对呀！我这把老骨头还硬朗着呢，我去发动镇上的所有男人加入他们的劳动队伍！用行动去感谢这些天兵神将。”说完就大踏步地朝屋

外走去。

奶奶也不甘示弱，招呼几个妇女吩咐她们到山洼地里砍下几串香蕉扛到工地上去。

看着爷爷奶奶不同寻常的变化，我再也按捺不住了，没等胸前的伤口完全愈合，没等伤腿的夹板解除，我就偷偷地溜出去了。朝着小镇东边一拐一拐地走去，远远已看见那座爷爷说的军营，我赶紧躲进一堵断垣残壁，从缝隙中窥视，军营前面有几个威武的军人站哨，蓝色的头盔，蓝色的迷彩军服，胸前佩着一把枪。这就是爷爷说的天兵神将？他们并没有三头六臂呀！他们到底是谁？我正苦苦思索，忽然瞥见军营门前高高的旗杆上一面五星红旗在迎风飘扬。



漫画 王锦松 (原载《联合早报》)

我的童年，唱着轻轻的歌，踏着田间的土埂，贪嚼着青青的稻壳。啊——忘不了哦村边，那条弯弯的小河。

我的童年，唱着轻轻的歌，吹着脆嫩的树叶，摘下玲珑的鸟窝。啊——忘不了哦那杏儿酸酸的快乐。

我的童年，唱着轻轻的歌，

童年 (外一首)

少君

梦中呓语的双唇，还沾着黄黄的草棵。啊——忘不了哦村头，无数只萤火虫又在调皮地闪烁。

我的童年，唱着轻轻的歌，脸，贴在湿湿的泥土，感受着日照后的余热。

啊——遥远的童年，令人神往的生活。

去吧，我的孩子

到田野上去玩吧，我的孩子，撒开你的童心，在蓝天上，踩下你的脚印。

到树林中去玩吧，我的孩子，带去你的笑声，在山谷间留下你的回音。

到大海里去玩吧，我的孩子，抛洒你的深情，在波涛中写下你的幻梦。

去吧，我的孩子，春天来了，快去捕捉那青春的情影。